

中国古代

第二卷

小说

照世杯
兰花梦奇传
四巧说

珍

品



华龄出版社

4125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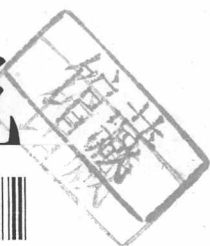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代小说

珍品(二)



204125419



华 龄 出 版 社



二 卷 目 录

第二卷

- 一、照世杯 (1)
- 二、兰花梦奇传 (115)
- 三、四巧说 (657)

清·酌元亭主人 著

照世杯

内容提要

清代短篇小说集。题酌元亭主人编次”，作者真实姓名与生平无考。明末清初人，此书成书年代亦在清初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。《照世杯》共四卷，每卷演一故事。卷一《七松园弄假成真》写苏州才子阮江兰得不到上流女子赏识，却在青楼中得遇知己。卷二《百和坊将无作有》写一无赖儒生欧滁山骗人终被无赖所骗得病身亡。卷三《走安南玉马换猩绒》写商人杜景山受安抚迫害往安南交易猩绒终于幸免于难。卷四《掘新坑慳鬼成财主》写土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，其子学赌博居然进学成名。全书宗旨恰如《照世杯》书名来源，即明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卷一所言“撒马儿罕在西边，其国有照世杯，光明洞达，照之可知世事”，在于描绘人情世态以警喻天下。但杂了不少封建消极思想。此书所收小说介于短篇与中篇之间，是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。

序

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：“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，胡为而不著藏名山，待后世之书，乃为此游戏神通也。”今曰：“唯唯，否否。东方朔善恢谐，庄子所言皆怪诞，夫亦托物民也。与尝见先生长者，正襟敛容而谈，往往有目之为学究，病其迂腐，相率而去者矣。即或受教，亦不终日听之。且听之而欲卧，所谓正言不足悦耳，喻言之可也。”今冬，过西子湖头，与紫阳道人、睡乡祭酒纵谈今古，各出其著述，无非忧悯世道，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。昔有人听妇姑夜语，遂归而悟奕，岂通言微俗，不足当午夜之钟，高僧之棒，屋漏之电光耶！

且小说者，史之余也。采闾巷之故事，绘一时之人情，妍媸不爽其报，善恶直剖其隐，使天下败行越检之了，惴惴然侧目而视，曰：“海内尚有若辈，存好恶之公，操是非之笔，盍其改志变

慮，以无貽身后辱。是則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！抑即紫阳道人、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！”

吳山諧野道人載
題于西湖之狎鷗亭中

吳謝言主縣主人古。曰昔人主天酒新齊。然
報仇代政，許之世法前，山各海養不而代時，然
，新刻善陳衣未，否否，耶耶”，曰今。也直惟政
才主未見雲也。多月餘其衣夫，新刻善言前于其
五其高，其半代之日有封封，新而容楚難五，香
且。之也日終不衣，楚竟楚中。吳崇去而平時，蘭
”。也何之言會，耳外只不言五難報，但將而之也
前楚楚楚多報，人前則楚也，吳勝于西重，冬令
代管十三報，前楚則楚非天，楚楚其出各，古今
，突而而印楚，前楚則楚也人音音。前楚其母不夫
前楚，其之辭高，其之楚平楚只不，前楚言楚楚
！前楚其之

一楚，其楚之楚國來。也余之楚，其楚小且
天前，其楚則直楚善，其楚與不楚楚。前人之楚
尚內楚”，曰，其楚則直楚楚。其之楚楚其楚不
其楚其楚，其之非楚楚，其之楚楚其楚，其楚其

目 录

卷一	七松园弄假成真	(9)
卷二	百和坊将无作有	(33)
卷三	走安南玉马换猩绒	(51)
卷四	掘新坑慳鬼成财主	(78)

卷一

七松园弄假成真

诗曰：

美人家住莫愁村，蓬头粗服朝与昏，

门前车马似流水，户内不惊鸳鸯魂。

座中一目识豪杰，无限相思少言说，

有情不遂莫若死，背灯独扣芙蓉结。

这首古风，是一个才子赠妓女的。众人都道妓女的情假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；众人都道妓女的情滥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专；众人都道妓女的情薄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。这等看起来，古今有情种子，不要在深闺少艾中，留心注目，但在青楼罗绮内，广揽博收罢了。只是，妓女一般民有情假、情滥、情薄的，试看眼前那些倚门卖笑之低娼，搽脂抹粉之歪货，但晓得亲嘴咂舌是情、拈酸吃醋是情，眼挑脚勾是情、赔钱贴钞是情，轻打悄骂是情。那班轻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，也认做这便是情。更有一种假名士的妓女，倩人字画，居然诗伯

词宗，遇客风云，满口盟翁社长。还有一种学闺秀的妓女，乔称小姐，入门先要多金，冒托宦姬，见面定需厚礼。局面虽大，取财更巧，其被窝浪态，较甚于娼家，而座上戏调，何减于土妓。可怜把一个情字，生生汨没了，还要想他情真、情专、情厚，此万万决不可得之理。我却反说妓女有情，反说妓女情真、情专、情厚，这是甚么缘故？盖为我辈要存天理、存良心，不去做那偷香窃玉，败坏闺门的事。便是闺门中有多情绝色美人，我们也不敢去领教。但天生下一个才子出来，他那种痴情，虽不肯浪用，也未必肯安于不用。只得去寄迹秦楼，陶情楚馆，或者遇得着一两个有心人，便可偿今生之情缘了。所以，情字必须亲身阅历，才知道个中的甘苦。惟有妓女们，他阅人最多，那两只俏眼，一副俊心肠，不是挥金如土的俗子可以买得转。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，便由你穷无立锥，少不得死心塌地，甘做荆钗裙布，决不像朱买臣的阿妻，中道弃夫，定要学霍小玉那冤家，从一而死。看官们，听在下这回小说，便有许多人要将花柳径路从今决绝的。更有许多人，将风月工夫从今做起的。

话说苏州一个秀士，姓阮讳莛，号江兰，年方弱冠，生得潇洒俊逸，诗词歌赋，举笔惊人。只是性情高傲，避俗如仇。父母要为他择配，他自己忖量道：“婚嫁之事，原该父母主张。但一日丝萝，即为百年琴瑟，比不得行云流水，易聚易散，这是要终日相对，终身相守的。倘配着一个村姬俗妇，可不憎嫌杀眉目，辱没杀枕席么！”

遂立定主意，权辞父母道：“孩儿待成名之后，再议室家。”父母见他志气高大，甚是欢喜。且阮江兰年纪还小，便迟得一两年，也还不叫做旷夫。

有一日，阮江兰的厚友张少伯约他去举社，这张少伯家私虽不十分富厚，爱走名场，做人还在慷慨一边。是日举社，宾朋毕集，分散过诗题，便开筵饮酒，演了一本《浣纱记》，阮江兰啧啧羡慕道：“好一位西施。看他乍见范蠡，即订终身，绝无儿女子气，岂是寻常脂粉？”同席一友叫做乐多闻，接口道：“西施不过一没廉耻女子耳！何足羡慕？”阮江兰见言语不投，并不去回答。演完半本，众人道：“浣纱”是旧戏，看得厌烦了，将下本换了杂出罢。”扮末的送戏单到阮江兰席上来，乐多闻道：“不消扯开戏目，演一折《大江东》罢。”阮江兰道：“这一出戏不许做。”乐多闻道：“怎么不许做？”阮江兰道：“平日见了关夫子圣像，少不得要跪拜。若一样妆做傀儡，我们饮酒作乐，岂不亵渎圣贤？”乐多闻大笑道：“老阮，你是少年人，想被迂夫了过了气，这等道学起来。”对着扮末的道：“你快分付戏房里妆扮。”阮江兰冷笑一笑，便起身道：“羞与汝辈为伍。”竟自洋洋拂袖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独自掩房就枕，翻来覆去，忽然害了相思病。想起戏场上的假西施来，意中辗转道：“死西施只好空想，不如去寻一个活跳的西施罢。闻得越地产名妹，我明日便治装出门，到山阴去寻访。难道我阮江兰的时运，就不如范大夫了？”算计已定，一见窗格明亮，披着

衣服下床，先叫醒书童焦绿，打点行囊，自家便去禀知父母。才走出大门，正遇着张少伯。阮江兰道：“兄长绝早往那里去？”张少伯道：“昨日得罪足下，不曾终席奉陪，特来请罪。”阮江兰道：“小弟逃席，实因乐多闻惹厌，不干吾兄事。”张少伯道：“乐多闻那个怪物，不过是小人之雌，一味犬吠正人，不知自家是井底蛙类，吾兄何必计较？”阮江兰道：“这种小人眼内也还容得，自然付之不论、不议之列。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阴去，不及话别。今日一晤，正惬意怀。”张少伯道：“吾兄何时言归？好翘首伫望。”阮江兰道：“丈夫游游山水，也定不得归期。大约严慈在堂，不久就要归省。”张少伯握手相送出城。候他上了船，才挥泪而别。

阮江兰一路无事，在舟中不过焚一炉香，读几卷古诗。到了杭州，要在西湖上赏玩，又止住道：“西湖风景不是草草可以领会，且待山阴回棹，恣意受用一番。”遂渡过钱塘江，觉得行了一程，便换一种好境界。船抵山阴，亲自去赁一所花园，安顿行李，便去登会稽山，游了阳明第十一洞天。又到宛委山眺望，心目怡爽。脚力有些告竭，徐徐步入城来。见一个所在，无数带儒巾穿红鞋子的相公，拥挤着盼望。阮江兰也挤进去，抬头看那宅第，上面是石刻的三个大字，写着“香兰社”。细问众人，知道是妇女做诗会。阮江兰不觉呆了，痴痴的踱到里面去。早有两三个仆役看见，便骂道：“你是何方野人？不知道规矩。许多夫人、小姐在内里举社，你竟自

闯进来么？”有一个后生怒目张牙，起来喝叱道：“这定是白日撞，锁去见官，敲断他脊梁筋！”一派喧嚷，早惊动那些锦心绣口的美人，走出珠帘，见众人争打一位美貌郎君，遂喝住道：“休得乱打。”仆役才远远散开。

阮江兰听得美人来解救，上前深躬唱喏，弯着腰再不起来，只管偷眼去看。众美人道：“你大胆扰乱清社，是甚么意思？”阮江兰道：“不佞是苏州人，为慕山阴风景，特到此间。闻得夫人，小姐续兰亭雅集，偶想闺人风雅愧杀儒巾，不知不觉擅入华堂，望乞怜恕死罪。”众美人见他谈吐清俊，因问道：“你也想入社么？我们社规严肃，初次入社要饮三叵罗酒，才许分韵做诗。”阮江兰听见许他入社，踊跃狂喜道：“不佞还吃得几杯。”美人忙唤侍儿道：“可取一张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，准备文房四宝。先斟上三叵罗入社酒过来。”阮江兰接酒在手，见那叵罗是尖底巨腮小口，足足容得二斤多许，乘着高兴，一饮而尽。众美人道：“好量！”阮江兰被美人赞得魂都掉了。愈加抖擞精神，忙取过第二叵罗来，勉强挣持下肚。还留下些残酒，不曾吃得干净。侍儿执着壶在旁边催道：“吃完时，好重斟的。”阮江兰又咽下一口去，这一口便在腹肚内辘轳了。

原来阮江兰酒量，原未尝开垦过，平时吃肚脐眼的钟子，还作三四口打发，略略过度，便要害起酒病来。今日雄饮两叵罗，倒像樊哙撞鸿门宴，卮酒安足辞的吃法，也是他一种痴念，思想夹在明眸皓齿队里做个带柄的妇

人，挨入朱颜翠袖丛中，假充个半雄的女子。拼着书生性命，结果这三大叵罗。那知到第三杯上，嘴唇虽然领命，腹中先写了避谢的帖子。早把樊哙吃鸿门宴的威风，换了毕吏部醉倒在酒瓮边的故事。

众美人还在那里赞他量好，阮江兰却没福分顶这个花盆，有如泰山石压在头上，一寸一寸缩短了身体，不觉蹲倒桌下去逃席。众美人大笑道：“无礼狂生，不如此惩戒，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渔郎可以问信。”随即唤侍女：“涂他一个花脸。”侍女争各拿了朱笔、墨笔，不管横七竖八，把阮江兰清清白白赛安岳，似六郎的容颜，倏忽便要配享冷庙中的瘟神痘使。仆役们走来，抬头拽脚，直送到街上。那街道都是青石铺成的，阮江兰浓睡到日夕方醒，醉眼朦胧，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。渐渐身子寒冷，揉一揉眼，周围一望，才知帐顶就是天面，席褥就是地皮。惊骇道：“我如何拦街睡着？”立起身来，正要踏步归寓，早拥上无数顽皮孩童，拿着荆条，拾起瓦片，望着阮江兰打来。有几个喊道：“疯子！疯子！”又有几个喊道：“小鬼！小鬼！”

阮江兰不知他们是玩、是笑，奈被打不过，只得抱头鼠窜。归到寓所，书童焦绿看见，掩嘴便笑。阮江兰道：“你笑甚么？”焦绿道：“相公想在那家串戏来？”阮江兰道：“我从不会串戏。这话说得可笑。”焦绿道：“若不曾串戏，因何开了小丑的花脸？”阮江兰也疑心起来，忙取镜子一照，自家笑道：“可知娃童叫我是小鬼，又叫